

拙 齋

讀 書

山 齋

子 會 學

會

心 語 測



拙
齋
學
測

蕭良幹

中
華
書
局

拙齋學測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拙齋學測

大學古義

拙齋蕭良幹著

後學趙繼祖同校

聖人之學。性學也。故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必在止於至善焉。至善者。性體也。明德親民。皆至善中物而至善者。明德親民之真體也。大學之道。止至善焉。盡之矣。大學之道。既在止於至善。故入道者。必先於知止。知止者。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。知所止矣。則一身精神。凝注於此。不復知有其他。故止之深。而后有定。又止之深。而后能靜。又止之深。而后能安。能慮。能得。一步深一步。以漸而然。必始於知止也。知止之義。謂何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物者何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。皆物也。而本末分焉。事者何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。皆事也。而始終分焉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一是皆以修身爲本。物之本在此。事之始亦在此。知修身爲本。此謂知本。知修身爲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所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焉者也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不知修身爲本。則家不能齊。所厚者薄。而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自物有以下至此。皆言知止之義也。所謂誠其意者一章。緊接知本。知至說來。卽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。學大人者。既知身與家國天下總是一物。而身爲本。天下國家爲末。則學之功。不必先求之家國天下之末。而止於本矣。止於本。乃所謂止於善也。而意有不誠。則動而離於善矣。所謂誠其意者。在毋自欺。毋自欺。只是慎獨。慎獨則意誠而

定矣。小人不知獨之當慎也。豈能掩於肺肝之見乎。蓋誠於中。必形於外。所以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慎獨而意誠。意誠而德潤身。可以明明德於天下矣。故引淇澳烈文二詩。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。至善則民自不能忘。而民不能忘者。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。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。所謂康誥太甲帝典湯銘。皆言自明其明德不已。而及於民。又不已而通諸天。又明明德親民。必得所止。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通父子君臣朋友間。要皆一誠之所貫也。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來。知止至善。從知所先後來。知所先後。由知立本以及其末也。故曰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也。正心是接定而後能靜說。蓋其知己精明。意已堅定。有諸已矣。而此意未忘。不可謂心正。故忿懣恐懼。好樂憂患。皆心之用。皆不可有。有則不得其正。必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而後謂心正也。心正則安其身而後動。與夫不知立本。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。不同矣。故其孝足以事君。其弟足以事長。其慈足以使衆。而是孝弟慈。一皆出於真性之自然。而初無所強也。則國之興仁。興讓。天下之興孝。興弟。興慈。應之甚速而至大者。豈非必至之驗耶。絜矩以下。理財用人。不過同其好惡。皆能慮之事也。身修家齊。國治天下平。豈非慮而後能得者耶。孔子所謂老者安。朋友信。少者懷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者。此也。曾子所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孟子所謂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。以及人之幼。豈非獨得其宗者耶。由是可見太學之宗。只是止至善。入太學之道。必先知止。知本乃入止之境。誠正修。乃歸止之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又止善之能事也。以言乎已。則謂明明德。以言乎人。則謂親民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大學之道。其旨蓋如此。

答問臆說

一友舉學而時習章。謂夫子開口說學字。習字。却不明言所學所習。未知其果何所指。余曰。學。心學也。聖賢相傳之學。惟從事於心。故凡言學者。皆求諸心之謂也。三代而上。心外無學。故夫子止曰學。而不復言學何事。自後世求之於外。而學字始不明耳。時習者。時習此心也。習如練習之習。夫子嘗云。操則存。操非把持之謂。卽操練之操。所謂習也。吾人之心。原是活活潑潑地。原是潔淨洒樂。惟放蕩縱恣。欲根流注。始爲憧憧。始有窒礙。故不得悅。若時時練習。此心不動於欲。久之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復還活潑本體。何悅如之。學至於悅。則既自得矣。學之能事畢矣。由是而朋來。成已成物。固樂也。卽不幸而人不知焉。吾心之真樂自在。又何慍也。此其學不厭。教不倦。所謂成德之君子者耶。

一友問一貫之旨。余謂一只是一。不必添心字。理字。一貫亦不必謂以一貫萬。註中分體用言之。恐亦未當。體用原一體未立。用安從生。曾子學已有得。夫子此時不慮他未知體之一。只與他一判決作個證驗耳。故應之速而無疑也。忠恕而已。便見曾子透悟實見道體處。夫子所謂一引而未發。曾子却真舉而出之言。夫子之道。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。無他道也。吾人只是一個忠恕。何處貫不忒。故絜矩可以平天下。一言可以行終身。曰一似至元。曰忠恕。何等平實。此聖門切近真實語也。

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。每思之不得。韶樂信美善。夫子聞之。何必於三月。又何爲遂不知肉味。將不爲沉溺耶。頃讀二程書。亦疑此。謂三月字。當是音字之誤。似爲近之。韶之盡善。夫子向聞之。已亟稱之。豈至今

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。韶樂殘廢久矣。齊景公三十一年。太師摯適齊。夫子亦以是年至齊。明年。夫子與太師摯論樂。論韶。齊之韶。自師摯始。摯之爲韶。實得之夫子。今聞摯所作之韶。與虞廷無異。故喜之深。不覺嘆之至。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謂不圖太師摯爲韶樂。一至於斯。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。觀爲樂爲字可見。

近世有傳養生之訣者曰。一直心動念卽乖。豈亦悟於生理之本直與。人之生也。天命之性。盎然油然。如惻隱之心爲仁。羞惡之心爲義。辭讓之心爲禮。是非之心爲智。自然而然。不假作爲。不事矯強。何等直。吾人只是直心以動。不落安排。不涉擬議。不以一毫人爲忝之。便是直養無害。便爲全得生理。反是。則爲罔。全是人爲。全是做作。非本然之直。生理滅矣。莊子曰。哀莫大於心死。而形死次之。故曰。罔之生也。幸而免。一友舉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夫子嘗自謂云爾。默識章。何又謙而不居哉。余曰。默而識之。乃聖學要訣。默識者。默識此心體也。識非知識之識。易曰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是也。中庸一書。專發明默字。戒慎不覩。恐懼不聞。便是默識工夫。學者以此學。故不厭。誨人者以此誨。故不倦。此至誠無息。自然而然。非有一毫作爲於其間也。故曰。何有於我哉。非謙言無有也。聖人曲成萬物。無處不然。卽與人歌。亦自可見。反之。非復歌也。教以反體諸性情也。歌詠所以養性情。歌而善。必其性情之中和者。故使反而觀之。欲其體驗於身心。不徒爲歌而已也。而後和之。則又以我之性情。與歌者之性情相忝矣。

一友云。手足之無毀傷。原非人所難。何曾子臨終。特啓手足以示人也。余曰。吾人工夫不得力。到臨終時。未免手忙脚亂。曾子至是。工夫到手。已透過此關矣。平時尙有兢業保任工夫。至此連只意思亦無了。坦然平懷。超然任運。本自無生。無生可樂。本自無死。無死可畏。所謂懸崖撒手時也。故呼門弟子而告之。如此。啓手足者。舒轉之意。非示以免於毀傷云也。要之。今之灑脫。原自戰兢中來。若無此兢業工夫。何由得到灑脫地位。此又不可不知。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。曾子啓孟敬子以學道。此重在道字。容貌。顏色。辭氣。雖道中之事。然三者如何用力。其本領只在道上。人果能從事於道也。則動容貌。斯遠云云矣。味斯字可見。遠暴慢自然遠。近信自然近。無工夫。蓋有道者之言貌。自是不同如此。此道之所以可貴也。然則君子惟修道之爲務而已。若容色詞氣上著力。祇爲色莊。祇成外飾耳。

人皆以有天下爲巍巍。夫子之贊舜禹。獨以其有天下而不與。蓋當世清高之士。如巢。許。之倫。看得天下與我不相干。若反累我者。迹而避之。是不有天下了。俗人則又沉溺於其中。而不能自拔。認定天下爲已有。而繫戀不釋。是又與了。惟舜禹受堯舜之禪。命九官。命十二牧。齊七政。平水土。一般以天下爲事。而其心視天下。若與我無與焉。處乎崇高富貴之中。而實超乎崇高富貴之外。不染不離。自如自在。所以爲巍巍而人不可及也。於此見聖人之學。所以異於二氏者。以此。所以不同於俗學者。亦在此。獨舉舜禹者。匹夫而有天下者。惟舜禹故云。

一友舉曾點言志章。以爲曾氏獨不答夫子所問之旨。余曰。曾點既答夫子之所問矣。惟是三子未答夫子所問之旨耳。友駭然。余曰。聖門教人。不論事功。只論本領。如管仲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其才豈下於子路。而聖門羞稱之。惟其無本領也。故曰。有天德。然後可語王道。曰。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夫子問諸子曰。則何以哉。蓋詢其本領。以何者去應用耳。三子却不說其本領。只懸空說他他日之作爲。譬之行賈者。不說自己本錢多少。却只說他白手充拓之爲。其於何以之旨悖矣。曾點却只就其日用之常。物我同春之意。以爲答。如有用我。執此以往可矣。此正以見在之本領。爲他日之設施。非答何以之問。而何是意也。惟漆雕開知之。夫子使之仕。而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蓋不恃其才能。而直欲求諸本領也。故曰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。

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。第舉愛惡生死。未知其果何所指。余曰。生死猶晝夜。非人所得爲也。高者超生死。其次任生死。正也。仙家者流。貪愛未除。執吝形骸。每欲其長生。如佛氏之流。又惡形骸之爲累。欲其速死。斯二者。皆違天而徇私者也。仙家之說。人多溺之。而佛氏之談。高曠者甚。蓋自孔門如琴張。子桑戶之流。已紛紛昌其說矣。子張好高。恐且信之。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云云。自夫子提出。而爲老佛之說者。可以不爲所惑矣。若曰。以愛惡欲人之生死。人皆知其非。何惑之可辨。

一友舉能自修者。謂無一不可對人言。無一不可與天知。余曰。無一不可對人言。此修行者能之。無一不可與天知。非聖人不能也。友曰。天與人異乎。可以對人者。乃不可與天知耶。余曰。天人之判也久矣。世之

學者皆出於人爲。人爲僞也。何天之可言。曰。然則人固不可爲天乎。曰。吾人之心。一天也。孟子曰。莫之爲而爲者。天也。吾心之初。未淆於物。觸之卽應。感而遂通。無造作。無矯揉。盎然出之。所謂天也。是故由仁義行。天也。行仁義。則人矣。敬以直內。天也。以敬直內。則人矣。赤子入井而怵惕焉。天也。而納交而要譽。而惡其聲。則人矣。出於人者。可以對人言。而與天有違。天何足以知之。乃若可與天知者。其形迹疑似之間。容有不信於人者。而又未必可對人言也。昔者夫子之聖。一天也。故曰。知我者。其天乎。此學之的也。雖然。天豈遠乎哉。決之吾一念之眞焉而已。

聖人行事。雖專依義理。亦必量力可爲而後爲之。如陳恆弑其君。孔子請討之。左氏載孔子之言云。陳恆弑其君。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魯之衆。加齊之半。可克也。此未爲不是。程伊川便謂恁地是聖人。以力角勝。都不問義理也。夫據義理。弑君該討矣。亦必計其衆寡強弱。我可以必勝而後行。終不成只仗義而亡。死而無悔耶。大都宋儒看義理太外煞。亦甚害事。

人情當得喪之際。大難。余見一生從事問學。號稱道宗者。當考課時被黜。殊覺動心不豫。然雖云非富貴心場。或是事將就緒未遂。究竟爲百姓憂。然聖賢家法。原不如此。昔魯已大治。功業垂成。齊歸女樂。魯君相特意怠耳。非棄夫子也。使夫子爲斯民期功業。懸念宜小忍。不卽引決。然竟棄去不顧。豈有人不用我。而猶依依者哉。

古之人非其道義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人。今之學者。一介不與者有矣。一介不取。則往往自恕焉。

此其心非盡苟取也。謂一介爲無傷。既經小丈夫也。噫。是說倡而取予之節通矣。今人每謂本體本來等語。乃禪家語。吾輩賢無之。其實禪家皆襲取吾儒意。非特創也。夫子曰。天命之謂性。不談本來乎。書曰。惟學遜志。務時敏。厥修乃來。蓋謂學非求增於外。厥修乃其所本來者也。故曰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茲卽指本來也。惟修其乃來。故罔覺。不識不知。復其本來者而已。修而曰罔覺。斯爲真修乎。

爲學須是煞用功。搜洗欲根。令潔淨。不可以氣魄支持。蓋過去少年時氣銳。要好心勝。儘能支吾。欲不能溺。一至衰年。氣弱志墮。力不能勝。諸態畢露矣。蓋欲根未淨。氣衰時。不能制欲。戒之戒之。

蕭方伯拙齋公所著學測。有大學古義一條。答問臆說十七條。涇邑志著述門中。載有公四書臆書目。今未見。疑因此書之答問臆說而誤也。余又嘗見公仕學所記。以爲子夏氏固謂學與仕非二也。學而優焉。卽仕也。所謂居仁由義。大人之事備是也。仕而優焉。卽學也。所謂載諸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是也。其說絕新而有意理。因此書未載。故拈出識之。仕學所者。公爲紹興府時修復稽山書院之所築也。嘉慶五年二月。後學趙紹祖識。